

離開學校兜一圈 鎖定興趣再衝刺

学校を離れて渡り歩き 興味を定めて再び突き進む
After College, Focusing on My Interest and Fighting Again

採訪 | 賴櫻芳

現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工作的謝一誠先生，曾經就讀台灣大學化工系、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及該系研究所，是一名優秀的工程師。然而，在看似順遂的求學過程中，其實有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挫折。在謝先生分享人生經驗的話語裡，有著對原鄉子弟的期待。

嚮往原鄉 求學重心逐漸失衡

謝一誠大學時候念的是台大化工，入學後認識不少同為原住民的同學，那種群體的凝聚力，以及共同的使命感，讓他感覺非常親切。謝一誠是台東縣成功鎮都歷部落的阿美族，還小的時候就被帶離部落，本身對部落文化其實非常好奇，部落的聲音常常在他心裡迴響；但是畢竟身處在平地人的環境中，難免會對自己產生質疑。

原鄉對原住民來說非常有吸引力，部落的生活也很令人懷念，所以謝一誠開始花很多的

心力企圖了解屬於自己的文化，到台灣各地的部落旅行，追尋自己的認同感。那時候剛好有很多原運活動，了解原住民對土地的情感是非常執著且特殊的，所以在台大原住民社團的同學們，都希望可以找回部落的文化、追尋自己的根，讓部落可以過得更好。後來謝一誠的重心漸漸偏離課業，一疏忽之下被二一，無法繼續在學校求學；接著因為學歷不足導致求職的選擇受限，只能做一些勞力性的工作，讓他的人生面臨了很大的挫折以及失落。

進入職場 為重返校園奠基

因為一路升學都很順利，無預警下遭退學，謝一誠首先要面對的，就是家人的不諒解。畢竟從小到大就是背負著家人的期待到了台大，結果卻事與願違，對家裡也是一種很大的打擊。他被台大退學後的生活過得很不好，尤其心理壓力很大，不斷責問自己「怎麼會這



原住民文化及特色是很多人學不來，甚至是羨慕的，所以應該要在非原住民文化裡對自己的原住民身分感到驕傲，這樣的自我認同可以提升許多社會適應力。（圖片提供：謝一誠）



離開學校、踏入社會、再返校園，這樣的過程或許曲折，卻也都是豐富生活的一部分。儘管其中的心境轉折，多出自於對原鄉的彌補、對父母要有交代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出了社會開始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。

麼愛玩」、「怎麼會弄成這樣」，讓家人如此難過。

即使後來進入社會，有了工作、有了收入，心裡卻始終懷有遺憾。對於沒辦法達成家人的期待，這份深切的愧疚，一直揮之不去。而被迫踏入職場後，面對著形形色色的人，都是以往在學校所看不到的。謝一誠一邊在社會學習的過程中，一邊思考自己真正要的到底是什麼。

也許是一種補償作用，也許是有著期待，有一個聲音一直告訴他：「我應該回學校去的！」所以後來他決定重返校園、完成學業，很努力地重考上了中興大學，同時告訴自己：「要把之前所失去的全部補回來！」有別於以往的加倍學習，念著念著，開始喜歡做研究，加上念的是本身有興趣的環境工程研究所，念起來更是得心應手，大學及研究所都是提早念完的。

藉由多元體驗 發掘個人興趣

也許在很多人眼裡，謝一誠的求學過程是比較特殊的，甚至可以稱為曲折離奇，但他卻沒有因此而感慨。正是因為有了那樣波折的過程，他也才開始出現真正的目標，過去的種種經驗都是豐富生活的一部分。儘管其中的心境轉折，多出自於對原鄉的彌補、對父母要有交代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出了社會開始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。

回顧在各個生命階段所遇到的人們，像是在台大有著共通性的同學，接著是離校後所見識的社會百態，爾後再重返學校就讀，謝一誠

的感覺特別深刻。在不同環境下與人群接觸，體驗到社會的複雜；回歸學生身分，則相對單純得多。但是無論如何，多元的環境讓他有更多的機會去學習，不斷從週遭人身上找到經驗，不斷地學習。即使現在謝一誠的工作環境裡大多為平地人，因為有了過去那樣的經驗，讓他在適應平地人社會時能更加自然、少一些掙扎。

謝一誠表示，當初念台大化工，純粹是按照分數填上名號響亮的科系，實際接觸之後才發現自己一點興趣都沒有。後來重考，回到學校之前，他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思考自己到底

要的是什麼、怎樣才能達到他所想的。由於一直對環境相關方面很有興趣，念的又是理科，所以選擇環境工程。個人興趣加上自我期許，讓他在中興大學求學時非常開心，深刻體驗到學習可以豐富人生，也因此畢業後才繼續念研究所。上述的轉折對他而言，反而是激



雖然還小的時候就被帶離部落，部落的聲音卻常常在心裡迴響，所以謝一誠花了很多心力，企圖了解屬於自己的文化。（圖片提供：謝一誠）



現今原住民家庭的經濟能力普遍改善，與其急於就業或者放棄學習，不如儘量提高自己的學位，以爭取更多的發聲權利來幫助優秀後進，讓原住民社會可以在維護自己的環境上以及文化上更有力量。



填寫志願時不應一味地選擇名號響亮的科系，而是要花時間去思考自己的興趣究竟是什麼、理想又該如何實現。

（圖片提供：廖彥琦）

發他發掘更多興趣的助力；一旦為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努力，就不會有太多的束縛。

認同自己 貢獻社會

可能是從小就離開部落、在平地環境中成長的緣故，謝一誠心裡始終有份孤單伴隨著。因為全班或是全校可能就只有他是原住民，即使一起玩耍，也似乎有道牆將他與外界隔絕。生活上、觀念上或者先天上的膚色口音皆異於同儕，甚至被貼上標籤，常常令他困惑，不知道如何在原生文化和平地社會間取得平衡。

但謝一誠回顧童年，那些成長過程所經歷

的事情，反而為他增加了適應多元文化的優勢。過得最快樂的當然是大學時代，即使學習受挫也不會感到孤單，因為同時還有很多同學，跟他有著同樣的困惑，對故鄉有著同樣的依戀。所以他認為，所有的原住民小朋友其實都要了解到，不需要為自己的身分感到自卑，為了遷就大團體而去掩蓋原住民的特色。原住民文化及特色是很多人學不來，甚至是羨慕的，所以應該要在非原住民文化裡對自己的原住民身分感到驕傲，這樣的自我認同可以提升許多社會適應力。

過去謝一誠在大學求學時，許多原住民同學所面臨的共同問題，就是家庭的經濟困境；反觀現在，原住民家庭的經濟能力普遍提升，打拼養家的情況已大幅改善。因此，謝一誠覺得原住民學子不必太急於就業或者放棄學習，反而是要儘量提高自己的學位，才能對社會更有貢獻。畢竟現代原住民社會所需要的人才，仰賴更高教育，以爭取更多的發聲權利來幫助優秀後進，讓原住民社會可以在維護自己的環境上以及文化上更有力量。

興趣最重要 鼓勵後進投身自然科學

最後，出身自理工背景的謝一誠也針對原住民求職方向，提出一番看法。大家可能覺得原住民天生擁有優越的音樂、體育長才，在這些領域比較容易發揮；或是認為原住民應該從事文法商、老師、警察等工作，因為比較有保障。在前述這些領域，其實已有許多先進闖出一番成就，但是投身自然科學的原住民卻相對較少。謝一誠認為，原住民在理科方面的能力其實不輸他人，只要對自然科學有興趣、對理想有堅持，不因受限，應該可以展現更多的可能性。◆